

「新聞自由」變質成「黑教父」的自由

蕭何

「新聞自由」變質後，出現了新聞和政壇合一的報業寡頭、「民主教父」以向人民偷竊竊聽、挖私隱的手段搶佔獨家新聞、製造新聞以擴大銷路、牟取暴利，甚至成為操控選舉結果的工具，新聞自由也就成了報業寡頭和政客進行密室政治、控制社會的自由。香港重複和複製英國的東西實在太多，如果不經鑒別就胡亂吸收，認為是好東西，最後吃虧的還是香港人民。

英國新聞集團，捲入了竊聽門的醜聞之中，把英國的新聞自由底細和黑幕揭開了。他們打着「人權」、「自由」、「民主」的旗號，批評全世界，指點全人類。醜聞揭開了，原來他們為了獨有新聞，居然去竊聽和監視普通人民，踐踏人民的隱私權利，即人民的人權，為所欲為。這些行為得到了警察部門、政府部門的保護傘，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聽之任之，出現了新聞和政壇合一的教父，在幕後操控政治和人民的自由。

新聞集團壟斷銷路左右英政壇

醜聞的焦點在官商一體化，互相包庇，形成了權力的封閉循環，新聞集團壟斷了傳媒的銷路，壟斷了輿論，報紙搞一些民調，撰寫一些社論，爆出一些獨家新聞，立即可以把政客打入地獄，讓政府垮台。若反方向而行，力吹「改變」，又可以把寂寂無名的年青人捧上台。梅鐸新聞集團從戴卓爾夫人上台開始，便和執政集團互相利用，互相提攜。保守黨得勢的時候，力保保守黨，到一定的時候，就改為支持工黨；工黨不行了，就立即扶保保守黨上台，讓年青的卡梅倫脫穎而出，儼然是造皇者。

梅鐸集團所起用的總編輯或高級行政人員，都要有一個本事，就是能夠很有效地接觸英國政界的上層，吹牛拍馬，投其所好，互相扎堆。政治人物喜歡騎馬，他們就變成騎馬的愛好者；政治人物喜歡高爾夫球，他們就立即學習高爾夫球；官員喜歡網球，就打網球；名人喜歡靚女，他們就提供靚女；官員喜歡在水療度假村度假，他們就提供幾個星期的免費接待。緊接着，這些善於交際的人物，搖身一變，就變成了政府部門的重要的新聞發言人，出謀劃策處理各種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他們處理危機的本事在於掌握了報紙，隻手遮天，隱瞞事實，誤導公眾。總之，執政集團離不開新聞集團的各種服務。但是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官員要提供許多獨有新聞，也要對新聞集團的越軌行為網開一面，隻開關隻眼開，作為投桃報李。政府得到了報業集團的支持和護航，新聞集團也得到政府的保護傘，做盡各種損害人民權利的事情，擴大銷路，有了銷路，就更加橫行無忌。

銷路至上罔顧新聞操守

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聞並不是沒有選擇性，有選擇就是資本主義新聞的一個特點。作為新聞自由的理論，本來就是傳媒監察政府，傳媒刊登各種消息，不受政府的干涉。但是實際上，這僅是一種冠冕堂皇的理論，並不是新聞集團的行事方針。報紙所追求的就是超額利潤，怎樣的新聞才最賣錢，才吸引到最多市民的注目，就拚命向那個方向經營。新聞集團的所謂「小報」，就是要善於「扒糞」挖醜聞，滿足小市民的偷窺慾，你們不方便去偵察名人和案件的事主的各種隱私，有人可以代勞，這些所謂狗仔隊，可以在名人幽會的酒店房間，預先安裝了竊聽器和針狀攝錄設施，到時就會有大新聞。法院出現了許多新聞，事主在手機上聯繫甚麼人，講過什麼說話，都會有特設的勾線錄音機把它錄下來，積累之後，就可以進行爆料。

自由社會的人民，這樣就失去了最起碼的人權——隱私權，一絲不掛地暴露在傳媒之下。當然，醫院的細菌傳染，私人的病歷和購物單據，也成為了狗仔隊收集的對象，到了一定時候，又成為一個專爆內幕的頭版新聞的情節。因為，銷路是壓倒一切的，新聞道德和社會責任是放在末位的。有了銷路，就有大量廣告，也就有左右執政財團、討價還價的能力，也即是政治操縱力。

新聞專業能力優劣和專業操守，並不是新聞集團升職最重要的因素，為了取得新聞，完全可以使用偷竊的辦法，抄襲的辦法，布魯克斯可以化裝潛入另一家報紙的廁所之內，潛伏兩小時，到別人開機印刷，她以清潔女工的身份，取走剛剛從印刷機印出來的報紙，立即跑回自己的報社開機印出頭條新聞。

說穿了，新聞的自由，已經完全變質，變成了報業向人民偷竊竊聽的自由，把人民變成了沒有隱私的奴隸，並把他們選擇的最有利時機作為一個炸彈拋擲爆炸，製造最大的殺傷力，甚至成為影響選舉結果的工具。知識財產也變成了他們任意踐踏和竊取的對象，變成抄襲和偷竊的自由。新聞自由也變成了報業集團和政客進行政治交易，控制社會的自由。新聞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香港勿重蹈覆轍

香港回歸前夕，香港報壇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出現了使用新聞集團一樣手段去佔領報業市場的報壇敗類，削價競爭，以本傷人，支票新聞，偽造消息，然後出動狗仔隊，偷拍竊聽，搜索市民的垃圾桶，專門作大，無中生有，聳人聽聞，滿足市民的偷窺慾望，還不時以各色醜聞作為頭條，抹黑名人、顛覆社會的倫理和秩序。到有一定的銷路之後，報紙老闆就公然成為政壇教父，放出恐嚇性的言論，政壇有誰不照着他的指揮棒行事，就在選舉前夕唱衰他，使之落選。結果不少政客屈服於其淫威，被迫上了賊船，成了政治綑綁戰車的一員。之後，更發展到密室政治，報紙老闆號令「五區公投」，挑戰憲法和選舉法，製造政局動盪。一個沒有經過任何選舉的人馬，居然凌駕在選舉機制之上，對一眾立法會議員頤指氣使，成為了「民主教父」，其情景就同黑手黨統治差不多。「新聞自由」變質後，就成了「民主教父」踐踏民主的自由！香港重複和複製英國的東西實在太多了，香港如果不經鑒別就胡亂吸收，認為是好東西，最後吃虧的還是香港的人民。

從挪威恐怖襲擊事件看歐洲政治生態

何亮亮 鳳凰衛視評論員

冷眼向洋

7月22日挪威首都奧斯陸與鄰近于特島發生的爆炸與射擊事件，造成逾百人死傷，震驚世界。

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誰製造了這樣殘暴的恐怖襲擊？為什麼會發生，作案者想達到什麼目的？

作案者是挪威本土人士

目前挪威警方扣留了一個32歲的挪威人布列維克 (Anders Behring Breivik)，據稱他與挪威的極右團體有關。可以判斷，製造這樣的連環恐怖襲擊，參與者當不止一人。此案的詳情，還有待挪威政府的公佈。

有可能、有動機對挪威發動恐怖襲擊的，包括基地組織、庫爾德人團體甚至利比亞政府，因為他們都曾經對挪威發出威脅，他們也都有伊斯蘭背景。但挪威政府現在初步已經排除了這些組織或國家，並將疑犯鎖定在挪威的本土人士，亦即布列維克。此人是「基督教基本教義派」，有反移民、反伊斯蘭的傾向，曾經大量購買化肥用來製造炸藥。

歐洲輿論擔心，由挪威的這一恐怖襲擊，將導致極右勢力在歐洲的蔓延，進而出現更多的恐怖襲擊事件。

極右勢力在歐洲一直有市場

其實，極右勢力一直在歐洲國家存在，不僅在法國、英國和德國這些大國存在，在荷蘭、意大利和北歐國家也都存在，俄羅斯的光頭黨也屬於這種極右團體。近年來，隨着經濟危機的持續，反對移民、反對伊斯蘭的思潮在歐洲日趨普及。例如，法國極右的國民陣線，一直以反移民、反伊斯蘭為標榜，其選民持續增加，已經對現任總統薩科齊構成強大的挑戰和壓力。英國和法國是老牌殖民大國，有大量來自伊斯蘭國家的移民。法國的穆斯林人口已經超過全國人口的一成，這對過去由單一民族構成的法蘭西社

會和文化也構成衝擊，一部分穆斯林移民不願融入法國主流社會，加上經濟蕭條、失業增加、政府削減福利開支，許多民眾對穆斯林社區不滿，法國國會通過的禁止在公共場合穿着蒙面伊斯蘭袍子的法律就反映了這一點。英國、荷蘭的情況也類似。德國有幾百萬來自土耳其的移民，這些移民與德國本土的日耳曼人的相處也有問題。

極右勢力反對北歐的人道主義

但是挪威、瑞典、丹麥、芬蘭等北歐國家過去並沒有在中東和非洲佔領殖民地，這些北歐國家出於人道主義，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大量接收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移民，其中多為來自伊斯蘭國家的穆斯林。北歐國家經濟發達，生活水平高，福利制度完善，對外來移民一視同仁，但穆斯林移民與北歐本土的基督教主流社會之間存在相當大差異，大部分北歐民眾願意以開放的心胸接受伊斯蘭文化，但是也有越來越多的青年受到基督教基本教義派和納粹思潮的蠱惑，起而反對移民、反對伊斯蘭。丹麥和挪威報紙都刊登過對伊斯蘭先知不敬的漫畫，此舉受到一些激進穆斯林的強烈批評甚至威脅要報復，但是北歐主流媒體都認為刊登這種漫畫體現了新聞自由。諸如北歐類的文化衝突，與更致命的經濟和社會因素，導致極右團體的崛起與壯大，其成員多為青年人，被控製造挪威恐怖襲擊的布列維克就是這種背景。這些極右分子認為必須採取激烈行動宣揚他們的反移民、反伊斯蘭主張，這與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是殊途同歸，即都是以宗教仇恨與恐怖主義的行動來對抗社會。

筆者認為，歐洲的人道主義傳統還是主流價值。殘暴的恐怖襲擊只能激發大部分歐洲人對恐怖主義的反感，而且會促使更多的歐洲國家加強反恐措施，而不會聽任極右勢力坐大。然而，西歐和北歐國家穆斯林移民社區與各國本土社區之間的矛盾，則有可能因此加劇，這一情勢也可能為基地組織所利用。

反對派指鹿為馬替「公投」張目

黃熾華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副理事長

政府順從民意推出遞補四方案展開諮詢，原來叫嚷「要諮詢」的政客又反對諮詢，堅持「撤回」。撤回？豈非讓反對派政客的補選「公投」鬧劇再現？豈非讓香港在不停政治爭拗和折騰中永無寧日？港人堅決不會答應！

迄今為止，反對遞補機制的23名政客並沒有提出一絲半點的建議，堵塞去年「五醜人」請辭補選的「公投」漏洞。他們對政府和市民要求立法的目的非不知也，是裝傻扮懵也；扮懵非為別也，迴避要害是也；要害者何？杜絕違憲違法之補選變相「公投」是也。政客們背後，深藏的是為明年折騰香港再行補選「公投」的禍心，不揭穿，善良的港人容易受騙上當；揭穿，魑魅魍魎全現形了也。

抗拒遞補機制為亂港反中埋伏筆

一日指鹿為馬轉移視線。港府立遞補機制，宗旨是為阻塞議員為了政治目的、即違憲違法的「公投」。反對派一開始就深知不妙：堵塞了，請辭鬧劇不能重演，亂港反中斷了後路，「公投」、「港獨」不能再試。於是就轉移公眾目標，將此一立法好機制說成港府「剝奪選民權利」。基本法沒有規定議員辭職一定要補選。世界上實行比例代表制的國家，也是實行遞補而不補選的方法。這不存在什麼「剝奪選民權利」的問題。堵塞濫用辭職的立法漏洞，使政客不可能再剝奪選民的權利和期望，是合法、合情、合理的。反對派卻賊喊捉賊，把遞補機制堵截他們的「玩野權」，顛倒是非說成是剝奪選民的選舉權。

二曰避重就輕模糊界限。眾所周知，去年公民黨和社民連搞的請辭補選鬧劇，就是為了「公投」、「起義」。請辭為了補選，補選變成「公投」，故請辭=補選=公投已成公式。今政客要求保留「補選」權，就是保留「公投」權；保留公投權，也就為「起義」、「港獨」張目，實現將香港從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分割出去，避重就輕模糊界限目的在此。

強積金提早取款可稍放寬

田北俊

正就強積金制度進行全面檢討的強積金管理局，近日公開了該局擬訂的一些檢討方向，當中最受大眾矚目的是研究設立恩恤制度，容許供款人在特定情況下，提早取回強積金供款，但就會設定上限。此外，該局會同時考慮容許強積金供款人不用在退休後一筆過提取款項，而是可以分期領取。我認為增加強積金制度的彈性，原則上是無可厚非，但在執行細則上則要小心考慮。

現時強積金條例規定可於五種情況下提早領取供款，包括年滿60歲提早退休並永久終止就業、永久離開香港、死亡、完全喪失工作能力，以及強積金戶口少於5,000元而過去一年無供款，且無意在可見將來成為受僱或自僱人士。

恩恤制度爭議大

根據積金局主席胡紅玉初步透露，該局負責有關檢討的工作小組正研究讓供款人在「恩恤情況」下提早取款，當中會作多個特別考慮，包括涉及危疾、子女患病、實樓首期欠款、失業、子女到外國升學等，並擬設提款上限為積金總額的兩至三成。一旦實施恩恤制度，該局會引入評估機制以減低濫用。但她亦明言，由於建議可能違背強積金原意，爭議頗大，小組今年九月會向董事會提交報告，年底向公眾諮詢。

縱使計劃的細節仍未出台，市民雖然普遍贊成增加提早取款彈性，但就何種情況應列作恩恤，則意見紛紜。有人認為眼前應急更重要，甚至有人認為其他如創業做生意和投資都應該包括在「恩恤情況」內，反而可剔除患病原因，因為政府的公立醫療體系已可照顧云云；亦有不少人認為提早取回強積金的準則放得太鬆，會影響退休保障，令強積金形同虛設，故應該容許因患上危疾而提早取回強積金，因為若當事

人因病逝世，也談不上有退休這回事。由此可見，社會要就此議題達成共識，看來還有頗長的距離。

須嚴密把關免遭濫用

平情而論，設立強積金計劃的目的，本是為了供款人的退休生活提供保障，計劃的任何修改亦應以此為原則。我認為，如果隨意讓人提早取回供款，即失去計劃的原意，但一刀切拒絕市民提早取回供款，則會令一些市民在緊急情況下缺乏資金周轉，未免不近人情。故此，當局應按情況分類，以市民是否有充分的申請理由為前提審批申請。如在供款人身患重病而缺乏醫療費用時，出於人道立場，容許市民取回強積金供款作治病之用亦無可厚非。

然而，對於其他情況，當局則應小心處理，不應隨意打開缺口，因為若容許以非緊急理由提早取回供款，有可能會出現眾多漏洞，故必須嚴密把關，避免濫用。事實上，就現時容許市民在65歲前提早取回強積金的「永久離開香港」理由來說，已發現有市民濫用，在宣誓後離港數天便回港，借此來「套現」。此外，我認為當局亦可考慮為提早領取強積金供款的人設立最低供款年期，限制在供款人須供款滿指定年數後，在強積金戶口有一定存款的情況下，才可取出部分供款，以確保在其強積金戶口內，仍有一定數目的金額應對退休生活。惟一些特殊情況，如重病及缺錢治病者則可例外。

總的來說，當局適時應社會需求增加強積金制度的靈活性，是值得歡迎的，但強積金制度關係到全港近250萬名僱員及自僱人士的退休保障，我認為在實施任何修改前，當局均應先清楚訂出準則，再廣泛諮詢公眾，在社會達成共識後才可推行。

解放軍總部領導調整呈新特點

妮爾硯 軍事評論員

止戈為武

建黨慶日，將領履新時。伴隨着解放軍各總部慶祝中共成立九十周年各項活動的報道，總參、總政、總裝新近調整的高級將領名單陸續見諸《解放軍報》和國防部官網，人們關注的總部首長階段性調整終「花落名家」，如瀋陽軍區副政委王洪堯升任總裝備部政委，接替達到最高服役年限的遼邁春上將；南京軍區參謀長蔡英挺升任副總參謀長，成為當前解放軍總參謀部的第6位副總長；成都軍區政治部主任吳昌德升任總政治部副主任，接替達到服役最高年齡的劉振起上將；國防科技大學校長張育林調任總裝備部副部長，接替已到副大軍區職任職最高年齡的朱發忠中將。

北京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此次解放軍總部領導調整雖然主要涉及一些副職首長，延續了注重政治信念、全面閱歷、專業搭配、總部與戰區交流及比較年輕等用人原則，凸顯從關鍵崗位鍛煉、考察、選拔幹部的新氣象，其釋放的信號值得關注。

「又上又下」交流出幹部

此番總部人事調整中，最令人注目的是新任副總長蔡英挺和總政副主任吳昌德。蔡英挺1970年12月入伍後，歷任基層首官、軍區參謀、師副參謀長、軍區作戰部副部長，1996年上調軍委辦公廳任軍委副主席秘書兼辦公廳副主任。2003年7月回南京軍區先後任副參謀長、31集團軍軍長，2007年9月任南京軍區參謀長。無獨有偶，吳昌德1970年12月入伍後，曾任指導員、教導員、政治處主任、團政委、軍區政治部副部長、師政委、31集團軍政治部主任，1999年12月調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2003年7月任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同年12月回任

總政宣傳部部長，2007年6月升任成都軍區政治部主任。觀察家認為，類似蔡英挺和吳昌德等部隊優秀軍官選拔到總部工作後，不僅開闊了工作視野，豐富了個人經歷，積累了不可多得的總部工作經驗，而且儲蓄了難得的人脈資源，回到戰區工作恰似「如虎添翼」，經過上上歷練後再回總部直接任副職領導應是「水到渠成」。這也驗證了當代中國人經常講的一句話：「人努力，機會好，天幫忙。」

技術型將領受到重用

此輪人事調整中，複合型技術將領頗受關注，新任總裝副部長的張育林就是典型代表。張今年53歲，1977年恢復高考後入國防科技大學深造，就讀液體火箭發動機專業，先後獲得工學學士、碩士學位；相繼擔任國防科大航天技術系教授、系主任，國防科大北京研究院院長，期間主持的科研成果曾獲部委級科技進步二等獎，1991年被授予「有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1995年獲首屆中國航天獎。2004年，張育林任總裝備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基地司令員(正軍職)；2008年，張育林任國防科技大學校長(副大軍區職)，2010年7月晉陞中將軍銜，成為當時最年輕的中將。觀察家指出，技術專家出身的張育林調任總裝副部長，昭示了軍方人事調整注重技術、優先選拔複合型人才的用人新思路。

副職崗位或成今後晉陞最給力跳板

觀察家分析到，近年來，總參領導班子一直穩定在「1正4副2助」的結構，繼去年底原二炮參謀長魏鳳和升任副總長，這次蔡英挺升任副總長後，副總參謀長的人數已達到6位，為2003年1月以來的最高峰。